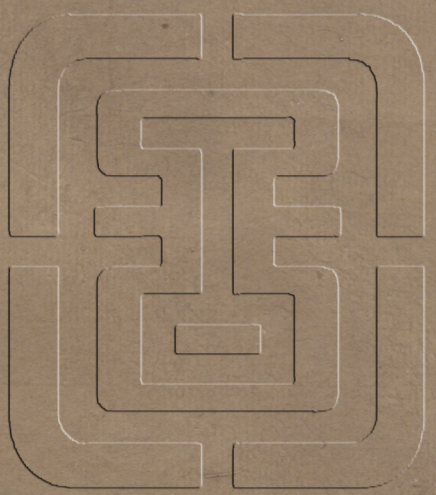




1491



九靈山房集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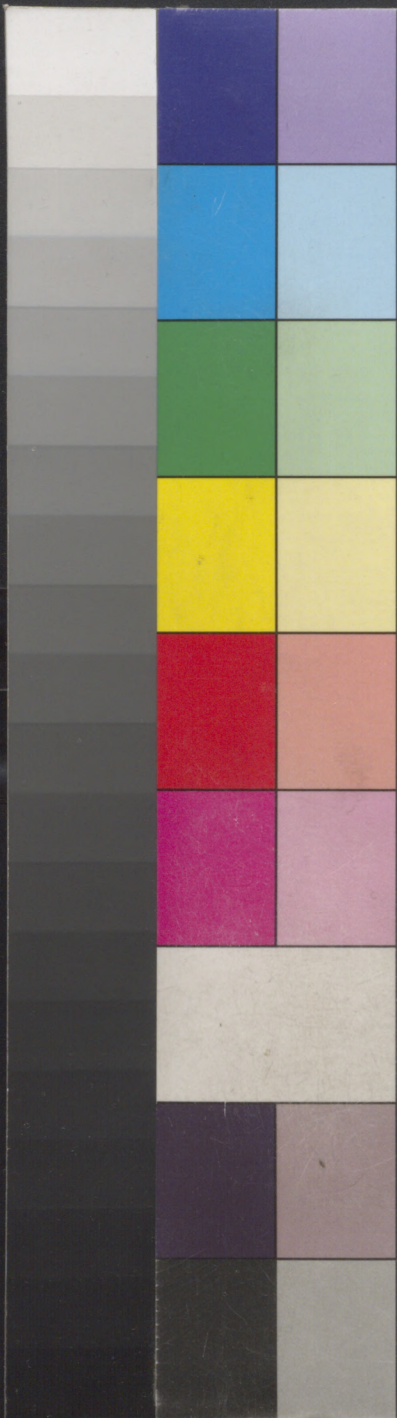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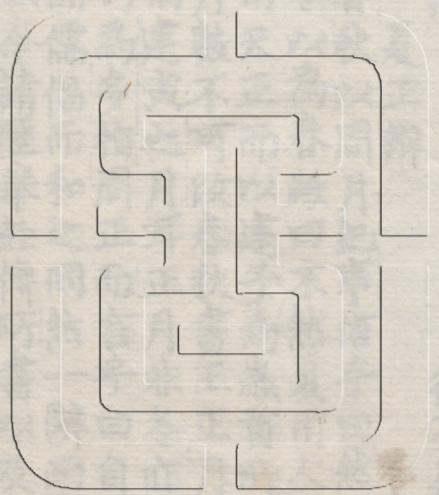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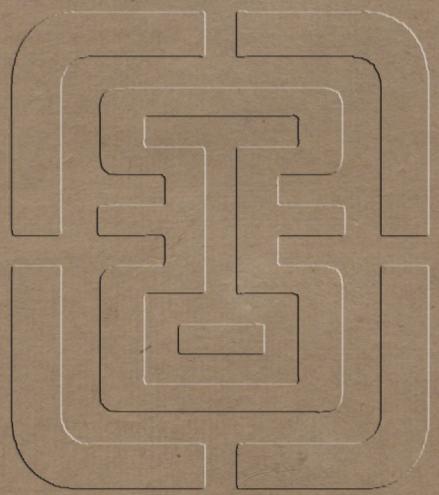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九... 乃... 卷之二十六

或問曰... 聖人... 歲有... 可改... 正月... 子... 文... 常...

... 初... 正... 明... 左... 夏... 自... 正... 正... 正... 正...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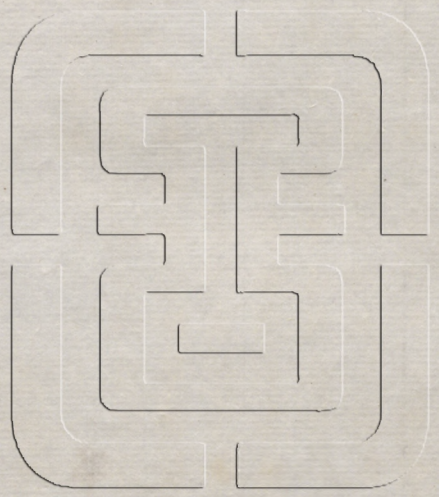
遊亭

辨

夏正辨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
 聖人易冬以為春歟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為
 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為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
 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固周家所頒之
 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
 春秋者曷為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
 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
 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
 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非
 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



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
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
也春夏興之瀆祀也以正月為春五月為夏豈非建
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
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
以譏也以八月為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
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
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
之月乎如以為建卯之月則郊為及時何至四卜而
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
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
月乎如以為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
有之何為遷書為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
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

皆以水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曰鑿水謂十二月
取水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歲水四之日獻羔祭
韭謂二月開水周禮歲水開水亦同春秋書無冰而
皆在春豈非水政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僉十三
年又書僉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
焉其為異也大矣左氏乃托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
於司曆之失閏如宣十五年秋僉而冬蟪亦謂之失
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
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
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溺故曰無麥苗豈謂
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
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
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桓三年
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夏之言麥秋之言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為讖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為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為土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豕惟後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為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為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幽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鬴穀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為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於卒歲則猶十二月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即未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箏掌土鼓箏箏中春晝擊土鼓歛蠲詩以逞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亦夏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
正月註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
月一歲而有兩正月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
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
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水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
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則十二月
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水可藏乎內宰仲春詔
內外婦始蚕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為周正乃今
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曾點舍瑟一章所
謂暮春者亦可指為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
壯既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
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按豳詩五

穀之中惟禾稻脫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
八月之間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
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本言備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
一月可成閘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
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十一月為夏九月
十二月為夏十月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
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
正則臘為十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未嘗改也
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
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
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
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

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灞上於孝
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鄒瑯王澤為燕王於孝
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
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
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為歲首即未嘗
以冬為春以十月為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
雜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
角之兩傍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
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
指寅故以為名也屈原以寅月為孟月則孟子所謂
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一
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鄭魯與
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

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
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為夏正耶為周正耶
曰然則春秋黜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
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即
唐虞殷商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
何為其然也以冬而為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為
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為冬歲功未畢欲閉
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即虞夏聖人之心夫豈
變易四時賀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
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
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
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
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
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

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
迭為之說於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
之註穀梁孔穎達之述正義往舍經信傳踵謀承
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
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真足以破千載之惑
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胡
康侯見冬不可以為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
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
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
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昧上律天時之書矣善
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
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
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於左氏每委曲遷就無一
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為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論直

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謂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
救其失正所以為忠也若預者乃左氏之諛臣其於
忠乎何有

解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即嗜游放浪江湖渺乎無涯隨所
止宿輒復為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誇客有鬻醫生者
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能人也稽經課
史蹈義行仁吐言為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足以弭中
而彪外出其餘可以尊主而庇民而又旁通卜祝下
無警史審音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
能人儒林之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
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祿以華其祖宗願乃
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戶不常籍賦無定庸內忘憤敵

之志外絕愠悶之容萍乎萍乎果足以擬其踪乎萍
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
着或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兩棲泊就必其
深避必其涸逐鳧鷖而上下結萑蒲以隱約類飛蓬
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
託焉者也置置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林木所鍾為杞
為梓為椅為桐勁者其栢喬者其松大而梁柱之具
小而杙楠之充子何不據此以為室營此以為宮去
卑陋而即顯融卒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
而闇內徒知村木為宮室之需不知宮室乃斯人之
害蓋德薄而祿厚者志必弱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
與其冒甲第而戮辱孰若蒹其房而荷其屋與其後
朱樓而禍殃孰若茅其廬而草其堂吾非不知宮居
之為貴室處之為福也願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

舍萍居何以哉置置生乃仰而呼俯而吁曰知才德
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
思去之者自守之篤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篤仁
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
之秀士哉言既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而謝曰僕誠
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聞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贊

蒼雲圖贊

姚江嚴宗道漢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
曰蒼雲蓋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
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為請於君養吾作圖
以遺之且為之贊曰

群陰既屏萬象聿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
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

觀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固速清風尚存動靜作息
蒼山白雲

生意垣贊并序

餘姚張與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
余政危公書之秘書少監捐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
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維主生施及乎物而日以亨昔在神聖
體天法地教之醫學生朕衆類於情曰爰於德曰仁
化貞作元變冬為春暨乎未泯淫厥術幾茲疴成汗
中肝亦誤惟越張氏顯賴則傳嘗觀其家生意翁然
相彼嬰孤如萌斯茁視匪以時輒夫而閑曷其保之
是湯是熨是或不慎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典墳
揭名生意敢告心君

黃元輔小像贊

其才之逸駿躍而驥驥也其德之畜玉蘊而珠藏也
其行之高標正而矩方也噫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
道遙鑑水之旁而使右軍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沂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蓋一世之豪矻矻乎其
好賢之篤孜孜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
綬不足以為其貴退而黃冠野服不足以為其高懿
哉斯人其殆以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也歟

郁文海像贊

圓悟正宗孤別支分歷世而十乃肖其人道有弛張
迹無罅隙如清在琴如甜在蜜族推大覺業受三平
氷釋鵬化誰使誰令爰自臨漳遠浮東海作法中龍
游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手見者震恭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即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閑出世名刹
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
非具正眼曷觀釋天宗風久墜妖瘴日纏庶幾百世
觀者敬虔

銘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外其理伊何
道之所出暨雜以人氣為之汨人也異熾熾乎其危
道也無形是之謂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
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
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固著曰體曰用
不使有遺曰隱曰顯固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
人十已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于心充實光輝
其積曰深戰兢以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

紛紛小子方寸罔治卒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
實始乎人回視此道一何其湮卓爾方生心學是勉
乃以惟微篆厥齋扁朝斯夕斯目擊道存敢贅一辭
以告天君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而不仁
乃形之役耳蔽于聲目昧于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
惟誘夫欲遂亂於為擾擾營營其曷予已我觀厥仁
嗜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
示之有要禮以為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己克禮復
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臻此伊何實先致知
知既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恕而求
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為仁之功於斯為極
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涵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

曰頽是希以仁名齋真其所幾大哉仁乎衆善所在
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泉聲齋銘并序

歸菴禪師以亶上人之嗜學也為飭西偏一小齋舍
之亶徵余銘乃為其辭曰
孰談無生惟歸菴師孰為聽徒亶也於茲師欲無言
借泉作舌靈源活意一何發發惟亶善學以目為聽
聲固不離耳則如擊髮坐一齋泉沈在左了無所礙
乃如來教

清瀧硯銘

僧聞奉使曰本得清瀧石硯來為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為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歲

存省齋歲

惟民之生靡括靡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
曰養乎靜慮既未萌卓爾有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
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勞天理即晦或慎未然
或謹將殆誰其尸之莫匪是心統兢業履薄臨深
心之所主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內外俱正道無體用
心統性情致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
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或失間隙已多理欲二途
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申以操舍其指益明迨今濂洛
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肇於斯相彼陋儒表裏固一
公不勝私機變橫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幾已發
存之省之我作斯齋篆以名篇自擊道存夫豈云遠
志非不篤守慎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櫟菴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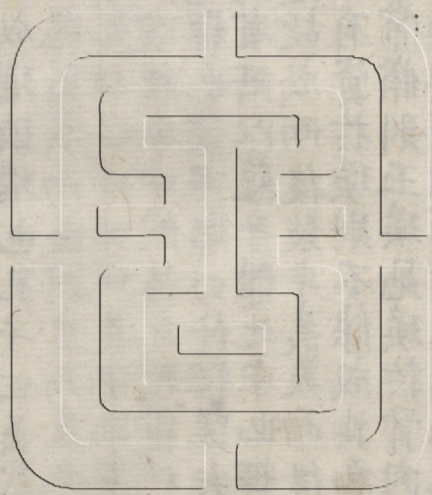
吾甥道彥嘉畏慎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宴私之室曰樗菴其舅九靈山人乃作歲曰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慚匪拙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可以作梁柱匠氏遇之卒斧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遇之卒棄而馳然則予乎其將為巧者之梓乎抑亦為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有以全其軀矣支固卷曲形亦擁腫彼缺彼鉞庶不汝恐

說

李氏子字說

鄧江李時勉子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曰璠次曰璣請余為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仁寶不斷自成蓋玉生之土中混於沙石良工斲焉

始成其器惟仁寶也成不待斲待斲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斷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於聖乃為大成請字瑛曰孟成璠璣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璣質之不美不可以為器器成而美則其為美也大矣學至於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對美璣璣璣也說文曰玉光璠璣夫和順積乎中然後光輝發於外玉之璠璣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璣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蘊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美美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璣也非有資於瑛則不能成其為璠為璣也雖然傳有之五常脩則玉瑛見瑛於骨肉之間其亦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玉成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諱學而何哉既以告三子因書以為說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七

越游稟

傳

石孝子傳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
 其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俱一日以事出則告
 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
 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近孝子謂母可即至
 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
 心驚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規之則甬子三擄
 其榻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甬
 子復磨一斧堅執車竇內頃之母甬猶竇入即斫其
 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
 殺四虎而吾母之讎未足以報也乃更迹甬所行

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甫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兩首連斫斮斧即斃虎既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兩持斧獨不可奪鄰鄰走吊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廟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禧云論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讎紀而有紀戾之去國魯莊讎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讎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強弱蓄情抑志以每其生哉竊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虜稱兵以復讎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於姦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強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曰主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

子者皜皜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筆比質可也

張婦傳

張婦者吳越間隱人張負妻也父故進士番陽徐勉之以文學名于世婦受其學讀書取通大意自劉向范曄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觀且雅善鼓琴喜為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為賢恒為擇對不肯嫁凡子後見負落落有奇節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遂女之負家素以豐產雄其鄉至負輕財好施人有以窮歸已者輒傾所有濟之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數置室不能自給婦入門即屏嫁時服飾更為布裳麻履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之中饋之事任之緝績紉縫之勞專之窮門陋屋敝衣糲食未嘗動其情每遇食飲不繼終日清坐相看甚無聊賴則為援琴而彈一唱三歎有遺世之心焉負既益偃

蹇空一家出居慈水上無寸土可卓雖無尺宅可蔽
風雨無上下之交可以通有無而負剛介自若似不
知有寒餓者豈獨貧之能以理自遣哉亦其妻之安
於義命不孜孜於溫飽不戚戚于乏絕有以助之也
姑年老事之尤盡孝或值疾作扶持保抱履屨沐者
動旬浹即無恙時漱盥不少怠而薪水之薄未始不
得其歡心姑每語人曰傷哉吾貧久矣然獲與鄉鄰
女婦游而樂見吾子之熙熙而忘其憂抑吾子婦之
力歟婦稟性靜柔而恭謹雖日食不充口寒暑之服
御之不以時而婦姑之禮伉儷之情肅如也霽如也
余與貧交寔晚比至慈水謁貧於所寓見貧環堵蕭
然而舉室無愠見之容心竊異之及退而詢其所為
則貧之行事已見羣公之論述獨婦之賢無能紀載
之者乃以所見聞次第之為之傳

九靈生曰不流於時俗而惟樂行古之道貧賤憂戚
之接乎己而能無失其常心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張
婦以一女子能之可不謂之尤難矣乎雖學力之所
成蓋亦得之天性者然也余嘗求之於古如漢史所
書鮑少君之提甕出汲孟德曜之舉案齊眉與夫陳
孝婦之養姑盡義皆使人歎息之不已欲得其人記
之而在今世如古所書者尙少也及得張婦事乃知
今世固有其人但不遇大手筆顯揚之故不盡知也
張婦信賢矣然區區之紀載亦安能使之必傳如前
三人者姑錄其大凡以俟太史氏采擇焉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弼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明年
有子曰常久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
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泯中

道而壅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絕如綫以是而有
二心犬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冉適乃屏華采服
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
高其行將撫其實上聞于朝而旌其門云
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為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夫節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
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未得於中正之道者能
之乎中正之道為士者猶難之而況於婦人乎若汪
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朝廷著
令將褒異之未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
使彼之去中與正陳情義而不忌負鬼神而不顧施
施然自以為得計者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
其所為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為之愧死哉

竹梅翁傳

翁姓王氏名嘉閏字景善晚乃別號竹梅翁越之餘
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
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
太君翁自為兒童檢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
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強仕遂北
走齊魯燕趙以達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
智勇雋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譽聞日著重紀
至元六年中政院薦翁才行卓卓授敦武校尉松江
等處財賦提舉先是官若吏以負欠官課不得美解
者項皆相望翁至鉅治蠹蠹正其稅賦之無歸者而
二十年間之積弊一旦盡除居位五年無一人不滿
去向之不得美解者亦皆賴以徙官滿去者喜曰微
王君吾不能去徙官者曰微王君吾屬其拘死矣其
有長子孫之吏累世為奸欺官知其然而莫之誰何

也翁鈞得其尤無良者二人捕置諸法餘皆帖帖願
自新府若省無不多翁之才夫人以權勢聲名驕士
者亦每逢為翁自紕家食者十有五載至正二十年
擢武畧將軍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以親老不赴二
十三年改武德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于
時鄉縣已隸方國珎方聞翁將之官即議改調翁聞
而笑曰吾為天子命吏非奉天子詔吾敢不改也然
度時不可為年未六十即黃冠野服逍遙物外植竹
與梅日哦其間曰吾與二友俱老歲寒矣翁事親孝
太君年老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壽至期願有司上之
朝旌其門曰高年耆德樹桓之日會客數百人翁母
子髮鬢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照映几席至今越人之
為子者必以太君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翁期其子
也姪婦某氏窻居無依既請有司表其閭復割田贍

之俾得終其節治家頗嚴悻入其庭內外無譁督子
以學每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而二子言學日知名
與人文疎達自信不問厚薄親疎一與之傾盡未嘗
疑人人或欺而負之亦不為變彼固莫測其意也歲
山自鄉以內居者賑之粟行者為粥食之至匱盡乃
已寓公過使以亂來依者莫不竭力營濟於財無所
顧計江西省參政哈刺不花公素昧平生一日携家
至其地翁即館諸別室月致薪米者三載及亮自敵
至壘咸賴以成禮復為植碣隧間命守者護其域福
建省理問大都君舊嘗識其父一日抱病至翁為迎
醫療治後三日死其治後事一如參政公公游京師
時嘗與奉御孟君德謙交後三十年其子流離遠道
翁遣人盡迎其家以來計口給食養之郵故人從翁
稱貸有多至五千緡或三千緡者其人後度無以償

見翁輒自愧益踈翁知其故皆携酒食詣門慰勞出其券焚之由是歡會復如初里有侵其耕地而更以言相負者翁怡然不與較後竟登門謝過且反所侵地蓋其過人者類如此翁長身偉貌語音如鐘不甚學問而談道理若素習酒酣操筆為戲輒屈其座人為人意氣廣博不為小廉曲謹以眩俗矜眾而於出處去就必合於矩度然好智謀事為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頽時遭平世又所居位非要途故其才不得肆迨至有可設施而藩鎮用事竟矻矻以老年及八十猶康強善飲啖精明於事如壯歲云

賈曰竹梅翁少時嘗慕朱家郭解之為人閭里之俠無不長雄之及壯而出游芥拾金然以歸車馬服飾益壯艷第宅益華侈蓋自謂一世豪士去今幾載英邁之氣猶見之眉宇間而豈黃冠野服之人哉二十

年來禍亂相仍故官遺老在在凋弊翁獨享有妻子田園之樂以優游於暮齒此固天之所厚要亦有人事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翁蓋近之矣

滄洲翁傳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李忠公自河東徙發吏部郎知白州事諱寶之者復自稜徙鄆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父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收岐術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遂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鄭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峇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則心悸神憊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聾曠無所聞雖堅卧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齊累月弗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皆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并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耆歸茸附弥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穀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膏飢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卧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嗜卧類赤而身不熱命小兒暨四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無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閑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卧內有數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萸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鄭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三枚
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離穀小腸苟舍刺臍無
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關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內
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
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
下善應膏九旬洪漚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
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
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額赤如火語言不亂因
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
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吸
之氣無形可依猶滿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
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
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
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

為病歷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
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
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
對客如不病然一歲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
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郵造翁告
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一
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
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
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
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臍腑故視物皆倒
植此不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臍
腑遂授黎蘆瓜蒂俾畢卑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
皋寺僧述無作族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出
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致就翁詠頌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他
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詠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遲
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
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
而益以下藥下瘀血穀升及虫穢青黑物并進鄞蛇
長松等湯丸復佐以椎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
姚州守郭文煜病嗽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
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長
右口之陽數而陰因告之曰公之嗽即古之咳達由
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悞矣飲以竹茹湯
未終劑嗽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老醫
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詠之脉口盛人迎
一倍脈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雜經因告之曰病
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

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
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
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
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詠俾審新故病翁切其
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即
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
中風當殺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
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聯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公
所言公善詠幸余瘳也為製龍腦芎羣丸四小二之
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尔病下痢完穀聚醫咸謂
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弥劇翁詠其脉兩寸
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眦如草滋蓋知
肝風傳脾因成食泄非歲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
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

病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
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
如有姝求其色脉即恠因詢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
鬼靈所憑耳女不吝遂入卧內密語其侍姬曰我去
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
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神由是感疾我漸被不敢
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姬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
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
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
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詒其脉獨右關浮
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胃換舌本蓋風中廉
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
吾先佛所戒自視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
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

諱疾自悞耶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
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搗臙中芥忽自出血汨汨
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
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
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
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
加荆總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
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
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
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
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禁血致斑而脉伏非
陽病見陰脉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尔乃去衾
稠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班臍下石堅且拒痛為
作化班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

黑矢若干枚即班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枝
承氣以攻之兩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
隔陽面赤是蹇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
溫之不一俞不能決翁以紫雪置理中丸進徐以水
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蹇四逆證
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殊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
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補誤
南宏遠奉旨往閩論土絹余蠻子余嘗戮人尊姐之
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尙使命來郵
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
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
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齊
湧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
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
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
小腸不癢則淋王曰前洩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
入卧內游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湧沸
不少休翁以溺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
而湧沸猶尔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醮以枳柿食方
七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
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
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
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
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
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
御史王彥芳內子病瘵泄弥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瘵
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杖半双弦而浮

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
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
尚尔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
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僕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
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闕闕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追符甚急懷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
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靡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
寢聚藥之決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
刃之切手胞門孔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寢聚
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洩洩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為

向導挾麒麟竭兩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名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憊為熱所
搏逐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
監司脉病皆達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葳加生地黃半
齊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決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舉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
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名翁診
翁以関及尺中皆數滑而且乳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閔內逢乾則內難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名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乳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閉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鑿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
隱再劑即無若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揅思然其鈞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鑿門群經及古今方論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誤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其諸色脉病名鍼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揚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鑿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
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
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
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
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
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殺玉石相亂訓詁
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悞文而增其缺義頗於水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與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為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李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首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

懷之奔逆文籍焚燬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錄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勳與蘇恭奏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為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尚經參以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百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璠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宗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揚玄操呂廣王宗正圭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訶易而考証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曰曰重玄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無己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因亦互有開敷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友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間與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所未備知鑿君子或有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哀次而成實鑿門之龜鏡詎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做註鈔訣者不同庶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課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

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
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詠
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
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亦脉訣一卷乃六朝高
陽生所撰託以州和之名課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
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
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
新語既不出其畦迺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商
甄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九十餘家亦每臨襲前說
在州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脉經
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
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一
家之書醇醜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
元復循嚴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

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
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詰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
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
時書其間有天真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
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子遺意意必老
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
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珠為詳明
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百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
為之註猶郭象之村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
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書
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彌鑿門
做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
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萌故自號啓玄
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

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緯理秘密難粗
論述者別誤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廢意者玄
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
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塔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
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
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
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
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
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攬撫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
等五篇泊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
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誤果見于世
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
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慶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
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

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弟先生寢室夢有
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
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
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
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
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
著韻以辟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
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
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
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
和間班是經乎兩學碎雍生吳提為之解義若達道
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
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攷
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

曰扁鵲鑿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
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
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
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
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
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
制度訓誥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
無飢矣龐安常鑿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
使天假其年其兩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鑿如李
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顛顛方著名于
時蓋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
老吏斷按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
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對微鑿如顧愷寫神神氣有
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鑿如癡

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
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蛇
添足矣劉河間鑿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
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鑿如老將
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
善效之非潰則止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
李東垣醫如獅狻新絙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
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
也嚴子禮鑿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
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
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
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筭者翁之學
問該博非獨鑿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
及天文地志曆筭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

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
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
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
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
樞經脉箋五色診奇眩切脉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
言脉緒脉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論傷寒
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彙各若干卷傳學者
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
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
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衆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
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
以攻其疾疾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
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

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
是乎翁之為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
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
使翁自援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
古之士矣

袁廷玉傳

袁廷玉名拱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
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寧老元翰林掄
閱博學善文廷玉幼韻其學於書多所親覽迨壯益
爽秀嘗游東海補恒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
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
日待兩目盡眩滿布黑赤豆於睛處俾辨之又夜懸
五彩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
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

泄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占者
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第參以所生年月
而吉凶之徵有若節契然在西浙與憲史陳泰項所
沈博鄭文祖游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氣日中當
黜謂所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
白氣貫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
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辟必南地泰於其日午漏
上都堅不花僉事糾退之昕次日所居屋災博以父
憂去果三開月文祖為福建帥府史亦如期憲副李
志憲僉都堅不花李木魯育普顏達失史銓有所問
送王荅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
四十九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三
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則
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無之法令有白

氣三七日解凶官李以次年正月卒堅除福建憲僉
湖南路監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魯至期以誓赴
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南臺大
夫普花帖木兒公由閩海道郵見送王廷玉曰公神
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
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
勉普署臺事于越果為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薨
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
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
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款為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
鄭文寶丘楠請占廷王視仁本清中之濁視啓源濁
中之清視文寶視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曰公等不
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
密分院副使改物後啓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

亦責敗啓源在分院時廷王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
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啓源家燬質明又曰火氣猶未
退啓源緹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荏所亦
告焚南臺中丞月魯不花公治書胡公均兵部郎中
揭公泐將赴北會于上虞廷王曰月公膚似凝脂目
如點漆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
往往則不祥公問為何廷王曰面有紫赤氣如王印
紋王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昇
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
除南方臺朕揭公骨氣嶮岩舉動端慈館閣器也但
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羨擢而到任
難矣月泛海而北果為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
侍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祕書
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王回鄞見方國瑛曰公神氣

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
品乃見其從子明肇明敏曰明肇眼長而眉大重額
廣而日角不瑩非殺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
刃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江浙
分省後至平章政事明輩父死於兵對品嚴爵至分
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參政張彥珪
曾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脆骨更清早
年名位達天庭况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百五日
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
魚尾笏紋朝耳耳無輪廓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
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觀地主身死而猶起葉君首
尾不欺權衡也然氣色青浮主七七日内恐懼成
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無台州路總管兵出
髡而遁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殺其尸以戮葉為

左司郎中得驚而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
之送王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
澤未現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異代臣子官
二品顯名其在荆揚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
臺慘福去禍來非壽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
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
遠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為禮部尚書湖廣叅政順
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北為省都事趙宜訥陳麟
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溫而黃氣和而悅當膺憲臺薦
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蒞事陳君正
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况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
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我趙後三
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秘
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珏胡熊黃有猷請於廷玉

答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
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羅我所幸司空黃光明潤來年
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
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胡熊氣固清
瑩然貴而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
授也黃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
且貴但不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
理問次年五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負外
兼理問一妻死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於後五
月實授省都事黃後有田七十頃為省理問許方蔣
杰黃益謙皆廷玉密友廷玉嘗語方神氣澄澈學堂
氣全後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
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季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
氣動須急成昏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

見必大服動也杰有剛毅汪洋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娶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第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為南昌知府三年再任還鄞迎其母逢王曰公兩臉桃花氣見無之魚尾赤氣貫入太陽法曰游竟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且亡涉秋必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于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自身死金陵微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逢王嘗言吾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以故占得其吉則喜苟凶則怒輒念之為之反覆化真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逢王之言格心改行者至衆逢王豪放曠達重義輕利與人言相

未及於私家徒四壁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占者其忠其詐輒憑占錄以斷不少迴護或以是答之論曰占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蓋自古記之矣荀卿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心哉逢王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於其心心有善惡則見於外者亦從而異焉於是吉凶之徵應矣嗚呼若逢王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知之後善相者衆矣然必以表天剛為稱首逢王豈其苗裔也耶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八

越游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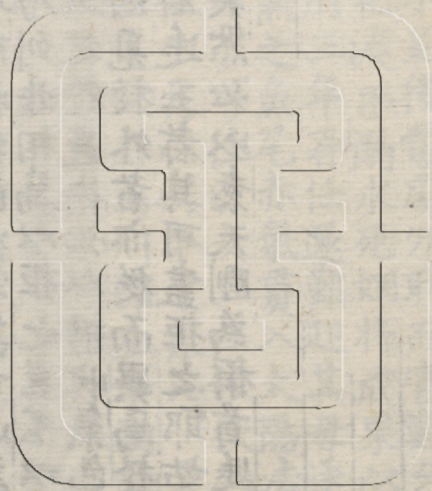
記

全有堂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
義禮智四者之為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
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於氣動
於欲亂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
固有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
其固有之情而義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
情雖易放而諱謙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
心而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
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通乎下之
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



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為之斷焉聖人為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桎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所以教下之所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為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祿靡然從事乎其外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內求者又往往枚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為事其弊卒墮異說而不知意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於古也不及於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寧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

知蓋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為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余友黃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於朱子之書者誠萬世學者之塗轍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於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為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於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於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將以自警焉爾

怡顏堂記

鄧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睿伯恭其次

也三人嘗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桑柘杞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顏允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鬱茂使目詣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溢諸顏間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為之名蓋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交下恭薰為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直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其柯也衆柯同出於一本猶吾兄弟同生於一父也則所以盼其柯而知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顧不在於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此則三人之所樂也一卉木之微豈三人之樂哉乃三人

所以寄興於斯也昔者詩人常以常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於兄弟而不在於常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固其樂之見於兄弟者也量則三人之有取於怡顏者其言雖出於淵明而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况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於是堂者其不內愧於心哉而予也又以菲德之言綴名是堂間其又不內愧於心哉

谷口莊記

鄧鄭君彥博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為隸古題之余至鄧數與君游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為而去後一年復會君于鄧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辭也谷口為漢鄭子真隱處君乃子真之

苗裔因其故地以為名蓋寓懷思前人之微意且示
後人使知兩本爾按子真居谷口時耕于巖石之下
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
高節是以激貪而勵俗楊子稱其為近古之逸民信
知言哉君博學善文自其壯歲即稍出為世用一旦
倦游而歸逡巡乎山硯海涯佳聲美譽方竄起而水
涌然懼有力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
口莊者而居之雖谷口與鄭相去幾半萬里庶幾植
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
間也山空歲晏響響寒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
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
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
歎於斯時也士負有為之志而不欲輕試於不可為
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為者而為之得為者何畊焉而

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隱顯每與之
相為終始雷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於黃泉吾恐君
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發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
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為之
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巨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其
家而夏氏之賢子弟璿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
有此屋於是先子下世而吾母於屬為尊行故專居
中堂而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為之記使子若孫得以
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游越上舟且行璿復追送十
里遠執別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為言且曰吾先子
在時吾母敬之如賢賓語言容止必婉以順脫有甚
怒亦怡然處之其於內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

皆有禮下至姬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
強頑鄙者猶知敬慕其為賢以故一家之內男女數
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於先子闔以
外不敢有所與聞以內必咨而後行迨至先子棄諸
孤而始終一節凜凜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者也
嗚呼吾母所恃以佚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
從軍萬里外不得內顧其私親而璿也又不能有所
樹立以稍娛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倘得
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平
生此璿所以請文於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璿兄弟游
而嘗得拜其母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
而恭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與璿所言無不合知
其享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
之曰安貞之云見於大易之坤者可考而徵也其曰

西南得朋東北萑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
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
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為剛固
在坤為柔順蓋乾為陽夫道也坤為陰婦道也婦先
唱則迷失其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為婦
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於安貞貞者正
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
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於家人又曰利女
貞於恒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
既能體貞以順令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卒使一
家之內數十人之衆一歸於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
得於大易之教為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於
夏門且將化迹而慕遠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讓一國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予以是復於璿璿

能刻之於堂壁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諱考德於斯文者乎

重建東泉福昌寺記

東泉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解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腋市區南下起者如鷲伏者如踞靡迤而西出者如附如越南為大江江流循支港前匯則又繚焉而縈泓焉而蓄縣之近壤最為勝處然久蔽翳於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為像教之行莫盛於吾郡靈宮秘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化迹之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嚮風道出是縣者尚多依止乃相茲土創精廬為接待垂三十年始有殿堂庫院如他浮面居且白狀于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田園陂池俾儲峙愈充矩度悉備而結榻之安攝鉢之飽往來者賴之大師嘗曰

吾為接待而度徒弟不為徒弟而連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託鉢不限鍾鼓其守心平廣蓋如此大師告寂其徒甲乙授受百有餘年逮國朝至正丁酉閏月寺以災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緝方主是席念前人創置不易振衰舉墜措心謀諸徒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耆篤如標行成相與撥拾遺燼廣拓故基首建庫堂為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為行者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觀是勝緣爭輸財薦貨以佐功役於是畝田之入以為食度錢之多寬以供費諫日之吉而庠事焉程督勸相則悉諉之源與丕不數年間佛殿三門兩廡既潰于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庖廄庖漏之屬一無所關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瓌麗

朽壤俱極績壯遂為縣之大招提始作於某年冬十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為屋九如干間其比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干米以石計者如干既而緡公以老病退席述公嗣領其事乃益竭慮悉力節縮浮蠹而法堂僧堂鐘樓丈室九緡公欲為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會南北兵征役存至未及成而止願謂大師創始之績緡公起廢之勲又未有述恐來者不知而自無以述之於永久爰伐貞石奉清漳比丘郁公所為事狀屬余記之余惟教典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稱量而阿含經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菩薩心利益人為衆依怙緡公述公又皆以壞為成示現有為作如幻事其為福也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規後隨蓋在來者其可無言以告俾勿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

欲為之志以資佛福於無窮哉是用備記其顛末授之使刻焉

思愛庵記

王君景善預為樂丘於獨湖之梁山而築庵其旁曰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吾之墓與記吾之菴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為之傳矣雖無誌焉可也而庵碑之石未有刻辭幸重為我執筆焉景善越之餘姚人世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祿位于時中歲以還時為多故即退處故山益買田宅為子孫計及今壽年餘八十因自念曰吾以艱苦起家蚤夜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內以給私親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產業付諸子置家事不問放浪湖山即所謂思愛庵者以往來游息焉且割

田百畝入之是菴以供管脩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
掌之於是景善可謂善教子矣思愛之云見於禮祭
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用天小
地以養父母也蓋古者不為祿仕則退而躬耕躬耕
以養而忘其勞非薦於思愛者能之乎雖然以猶庶
人之學爾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
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已矣能思其愛則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夫知
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泄官不敬之非孝
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
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
以成吾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
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持克愛親之心則名菴
之訓何日忘之哉

大慈寺上蒙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穴住持沙門
南宗定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既遍處
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來游是山者上雨旁風無
所障蓋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為屋前後各四楹間中
為堂而旁列四室室置一榻焉經始於某年某月某
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既成馳書海上俾余為之記昔
宋大覺禪師主四明育王寺即寺建蒙堂以迓九
峯韶佛國白叅寮潛同居以講道自後諸方禪席咸
慕效而為之蒙堂之建蓋有自來矣至於蒙之為義
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
稚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稚然蒙之所以
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尋流而得源覩物而悟意其
於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假蒙以示訓哉余釋之

白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於蒙而莫明於
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
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
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於其所自有養之而不喪也
於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
胎於是堂處則養之以不喪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
覺之有功於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回祿之餘
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歟南宗
於此亦既無愧於大覺矣第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
愧於九峯詔佛國白參寥潛三人者否乎余於是堂
之成固未始不為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為諸公愛也
憂之如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
言喻而可以象明諸公出入是堂觀蒙之示訓而求
山下之出泉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竭始乎養正

終乎聖功亦本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於三
人而亦有負南宗作堂之意矣於是或人竊然而解
請疏其說以為記

歸菴記

鄧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
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
歸奏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
客造焉客有言於其座者曰至矣其名菴也靡不懷
歸畏此簡書願歸而不可得者言也師既得歸名之
所以志其願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
學佛者之所謂歸也夫學佛者以靈知為心何往非
歸以虛空為體何寓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還萬里
而三千世界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
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

不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言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
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好藥速除苦惱今
師所度子孫亦有處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
將除苦惱然則頓歸是山豈徒然哉於是在座之
人又相與非之曰假譬以歸自是一理必若客言則
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惡觀所謂真歸哉人之未生寐
然本無既生矣強認為有為認為有則營營生死周
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知所歸耳
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旨又曰萬法歸一原
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刹
那頃能所俱壞能所俱壞而空不壞道固然耳歸之
於道是謂真歸師之名庵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啞然
笑曰吾菴於此而歸於此固以為名諸君何以有是
說說也余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

真歸乎師復啞然而笑遂書以為記

檀特巖精舍記

檀特巖在潭之龍溪由郡城北過大江舟行五十餘
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
參半神珠煜煜光動循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折而
西為細柳營市渡橋皆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
峻絕風物清曠幽壘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
有類檀特仙聖之所居故以為名精舍之建則自鏡
中禪師始鏡中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日著鄉邦慕
之遂施其巖為構茲宇已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
嗣壽泉光郁法迪法輦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
壽泉之嗣明徹應職杭之淨慈以歸視其上漏旁穿
不可枝梧乃罄衣盂之資以供土木之費闕者補之
仆者起之殿堂門廡庫庖庖漏之屬無不畢具且於

巖北增築二壙以備本宗派下之埋瘞其規制悉倣
禪刹而差次之於是光郁遊方日久將蜀歸老故山
蓋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末尚闕紀載明徵
營脩之功亦未及篆諸樂石大懼曰就湮沒無以昭
垂永久用勸來者乃手書槩屬余書之夫佛刹之
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其所以為勝者則未始不由
乎人漳為東南輿區而茲巖又漳之勝處其風氣之
會清淋所鍾閉藏於空荒寂寥之中亦已久矣而造
物者一旦啓之實攝法幢熾然建立鬆形金碧絢爛
林丘見者改觀而聞者讚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
勝亘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
苟能繼承承承不徒使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
而所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者亦且蟬聯而起他日
易精舍為鉅刹宏模偉觀固當屢書不一書矣今以

光郁之請誼不容諱姑為之記俾刻以俟焉

四華世界記

距錢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曇瑞師居之其
居之室名之曰四華世界而命余為記余問四華世
界之說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
佛曰阿彌陀其人無有三惡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
心大願歸心是度者尚念力具足至盡命時精誠不
亂則佛為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
嚴淨琉璃為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
有華曰優鉢曇曰拘佛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
四華也又云佛之難值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
師名瑞字竺曇而以四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
氏憫人之弱於染著是以讚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
實有之也故曰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四華世

界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
焉則似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雖
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議
所能辨子方識我以泥夫有而我又懼子之溺於無
也苟一切時不著於佛不善於法而淨穢兩忘能所
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啓履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
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或不能
爾吾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則
溺於無則雖日坐四華之中而淨土之遠有不啻十
萬億佛土之外而已夫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
無論之哉余聞而異之且愛其言理而明因筆受為
之記使世之求乎無生之生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
是焉

元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八終

元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越游稟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皇元風雅序

昔者孔子刪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
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為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
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
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數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
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為風雅之變也然
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
相為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九樂府詩
詞之見於漢武之采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
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久而浮靡卑
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

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
蘇王黃之徒亦皆視唐為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
風雅為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
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
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
以為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
乘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弘以及
馬公伯庸陸公天錫余公述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
於岩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
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十年之久而
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
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饗淳茹
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
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

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
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為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
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
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
歟顧其為言或散見於諸集或為世之微名售利者
所采擇傳之于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
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
為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
於凡學士大夫之誅歌帝載黼黻王度者固已烜耀
衆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羈客珠捐璧棄於當年
者亦皆兼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為政為
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察見者庶展卷而盡
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
心法播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我書凡若干卷東

海隱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筮祖左丞公以豐功
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既獲濡漆家
庭之異聞而且日從鴻生碩士游粲然之文固厭飲
於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密與世不相關者幾
廿載於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
乃取向所積篇章之富句挾字適編集類次之而題
以今名良竊翊其有合於聖人刪詩之大端者為之
序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俯瞰大海而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
挾怒濤相輔為害率常破廬舍壞土田且將魚其人
而沿其地當宋為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
八千尺施宿又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
五千七百尺其所以與海為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

善崩而舊涯日墊為斥鹵九西北田之受灌陂湖者
亦且溢入鹹流歲用不稔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
而國子葉先生來為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鄉之
父老圖所以計者搃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
為隄以尺計者搃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
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
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
王公師魯為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
以及寓公過客作為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
以詠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衷集
為若干卷將錄梓以傳而屬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為
南陽太守嘗造鉗廬陂於穰縣累石為隄以節水勢
田獲羨溉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脩其業
時人為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

令為海隄視杜之繼召作陂隄則同州人士歌思之
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於民俗之
誦美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錄也雖然杜之功僅齊於
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隄之築
不有待於先生而後大顯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
筆者固當以先生之紀錄追見乎前事而召杜不得
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
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隄之
歲月與夫為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
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
以文雄世者每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

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
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
以氣為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
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為工道密
以為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
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為有志之
士矣原功自幼雅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
皆搜抉指擢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滄海涵溢浩乎其
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
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
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剝摩淬礪訖為聞
人後稍從軍淮右應聘中吳浮沉常調者數載則疆
土內附例徙南京達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強起而致
之遠郡於是踰江渡河北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

文氣益壯奈何不二三年後以疎雋不檢棄去平生
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
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閑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
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樹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
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携其所著密
卷彙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歟惟是文
彙宜有序敢以請於子余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
有得於孟韓者書之于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
於澤道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
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屬其字原功
密卷乃別號也故以題其彙云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墮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
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

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問如何是佛馬祖曰即
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麼師曰馬
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
祖聞之為之歎許大哉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
故自是而後師之道行日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
臨歿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庭戶無少留情
信其為一代之偉人矣鄧大梅山之護聖寺蓋師講
道之處寺舊有語錄嘗錄梓以傳後燬于火不存者
久之復言慥公主是寺之日為請文海郁公朝勳夕
校哀集成帙而併採撫唐宋以來諸碩德拈提頌古
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為碑碣題詠之類附之
語錄之左復言方重入于梓未及成而退席矣本宗
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

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
抗而道實不離乎言粵自達磨西來有所謂教外別
傳不立文字之說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絕口而不及
曰吾師達磨嘗云尔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斯際
諸師皆前後達磨而興者也或兼契經以造論或借
龍宮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該練乎諸宗語
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為馬祖的嗣而
是錄也一皆開闢正信真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
示非世之應機酬詰以枝辭蔓說為辨博鈎章棘句
為迅機岐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於此苟
能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幾
大法全體離言語相用以證夫達磨氏之說而於教
外之傳亦何同而何別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
為徒是復言本宗之汲汲於刊布者不為虛行矣雖

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
具見傳燈茲不贅述也

題跋

跋定武帖

右定武樓飲帖今為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
藏竊攷此帖真迹及石刻俱以殉葬昭陵唐末温韜
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悉棄墓隧中宋初耕
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搗帛定州一游
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既
守長安取留公庫庫焚而石毀定武乃其別刻歷代
藏之御府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此
至真定德光死漢兵繼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曆中為
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
置郡齋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別刻

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
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龔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
知所在矣其所模搨古定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
伯主肥者尤近之則以瘦者為真二公皆好古博雅
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是本乃類瘦者
其為薛氏本無疑蓋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曹
南吳志淳家禪師為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買而有之
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諸
後嘗觀張彥遠法書要錄謂右軍平生所書以楔飲
帖最得意故畱付子孫傳七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辨
才唐太宗遣蕭翼詭辨才以得帖既傳之於僧而第
五行有僧字者蓋是時搨本已多惟僧永所藏為真
故於行間以僧字押縫耳嗟乎僧永不可作矣去之
六七百年而此帖復為僧家所蓄則禪師者豈永之

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古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
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
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為僧定所藏本耶夙
有緣契於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
所寶愛如辨才者猶不保其不失况下此者乎禪師
後人尚加慎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
字藏真以善草書擅名大曆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
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
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足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
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
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
軍抑何過厚耶與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

蓋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主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殿日過後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鄞之龍山婺與鄞相去數百里速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于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歿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歿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聞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鼠蠹中為之傍惶瞻覩念前脩之寢速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諸左方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游故其遺墨洒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蓄之而每見諸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

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為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為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歟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茲山之勝氣也

跋數上人所書蓮經後

四明甘露寺沙門龍淵菴公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以報佛恩乙卯之春余游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實而此經獨為諸經之五至其引蓮為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為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

示悟入即其旨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
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為爛
瓜香舌為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龍
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為人純素質直無
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勻整意態簡遠其為知恩精
進蓋可知矣宗風凋弊之餘或至飽食終日增上慢
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嘗首衆抗之靈隱後
由永樂移至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袁學士詩後

此六詩袁文清公為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
學問諱章名震天下而斥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
貝額一觀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
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
清嘗與同參橫川和尚橫川時住王几山之育王寺

雲項源師甫丘永師亦與之同參詩中所言王几雲
項虎丘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為商隱法孫本歸
所蓄間出以相示余祝之使藏諸名山庶百年後
知商隱之結文文清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
山谷其趣味相同真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
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諱予其字商隱嘗
出世里中之開壽寺文清諱掬字伯長官翰林為侍
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開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蘇文忠公與方逢連帖墨迹刻本通七紙聯為一
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
廢者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舊歲逢連家後為他
姓所得今復歸之於方氏政如寶王大弓之在魯自
我失之自我得之方氏子孫可以慨然於此矣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餘婉樂工倪昌年事母能盡孝一日母病甚昌年禱
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答神既其
燈備極諸巧飾時歷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喟喟歎賞
不已於是縣之老儒櫻寧滑公庸菴宋公俱為詩文
以寵之而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
淫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櫻寧庸菴士君子之
標的也而於昌年願乃樂道之如此豈非有取於孝
而然乎夫孝衆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
微且陋亦有足稱者焉唐史所載孝弟事如萬年王
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蓋思慈
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伎誠賤矣其視
閭巷之民庸有間乎一燈之巧固淫矣比之忘勞之
孝又豈甚戾乎櫻寧庸菴所為樂道而不置者蓋亦

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矣余不知昌年然以二公
之言為足信故申其意題諸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鄞人有蔡敬者夜其母踰再期而哀慕猶不已益求
世之大夫士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
閱之為之喟然歎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
及於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師傅之教是
以化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義王道廢熄之餘閨門之
行既非世教所獎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揚於為士
者之手亦何兩恃而勸耶此蔡節婦之死余固不宜
無一言則諸公之後也又况其孤之有請耶是用不
謙而受其辭按節婦諱某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
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未及晬而志

善死時海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泣事
自歛至塋無違禮迨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
又蔡氏方寡無所養間使諷之欲奪而改適節婦即
怒且泣曰人不大節勉我願欲使我為常婦人且
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奉之而字之者乎因誓之曰
所不與蔡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
莫回也卒不強之隣有發婦嘗相與誓死守義後竟
易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絕之終其身弗與
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志善非已出且蚤亡也益
慮無所依但語輒泣然流涕節婦事之無戚疎一日
寤病甚革節婦焚香執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旋愈教
子必納於矩度嘗戒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吾寶汝
如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虧闕吾寧從父於地下不願
與汝俱生矣其子化服端端不敢肆節婦兄弟以財

雄於鄉姻族蕃行而盛大節婦拊循應接親疎大小
得其宜然未嘗以貧故一舉口及於利惡衣惡食御
之不愠絲蓄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胤瀕絕而
復續婦德之備母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
高其行為撫其實上之部使者轉聞于朝以旌異
之事未報下而節婦不待矣節婦年五十有二卒於
某年某月某甲子而葬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
縣之某原子一即敬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
弟游而節婦之章章如是者蓋皆得諸見聞可以考
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於後世矣銘曰
惟古有治蓋由內始世弊俗傷女教乃亡不迹而踐
維夏之媛暨嬪于蔡卒守大戒夫天子孩志苦心哀
一節自誓發居二紀既答于夫亦迪于孤母儀婦則
尚姬古昔瞻彼南山松柏九九琢辭墓石為後世式

項止堂墓誌銘

永嘉有篤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所以道梗不能奉柩歸葬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寶山後若干年為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瘞于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所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杖蹟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葬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刻吾子不以所之無所肖似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恐後或墜關以重不孝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所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謹按狀君之曾大父某大父某俱豐於財積而能散父某益以仁及物以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愛歲時吉凶之會食指蓋千餘焉然比三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至君始

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甯政廉訪司奏差辟處州路總管府史遷紹興秩滿借授杭州路橫塘務副使改山陰縣典史終焉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敏介直無所阿避人不畏守典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在瑞安時有尹喜者其妻為勢家子所奪想之州弗取詰反抵告罪君抱憤而諍勢家子恐囊白金夜謁君怒由理輿法吾忍以金屈耶卒直其寃而尹以妻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決大獄命君摠理諸囚君悉為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書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橫塘時務循舊弊以月解餘金私之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輕商稅什之一在山陰時郡飢民之流亡者過半守選君賑恤所至多所全活百姓為之歌曰噫吁噫頻月之飢今飽而君前後被郡檄推鞠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

不及大用以老惜哉君豐頤巨目丰神秀偉而孝友
蓋本乎天性事兄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己之子
女嫁其從妹之孤貧者四人御下以嚴群從弟姪有
不遵教者輒加箠辱始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
議今有其先業君沮之不可則曰餘從所請但其所
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人目為義產云君自蚤
歲即慕道家虛無之說後遇一異人授以不傳之秘
而其學曰粹晚益研覈妙旨演為金碧大丹之圖其
於陰陽造化之理有難透曉者則假帝江問答別為
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而視聽步履
如強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至其屬纏
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昕曰汝能聽吾言死且無憾遂
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即昕福建
行中書掾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恕能

世其父學盤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村
則大兮其我則早百園之木兮斧柯是為民有疾痛
兮固切吾肌惟澤之澆兮卒止於斯乃博孝友兮紹
家之肥乃啓玄秘兮葆其枯蘄一朝乘化兮蟬蛻而
歸歸焉斯丘兮儲社在茲越山鬱蔥兮其石如胎揚
琴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
之間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
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
詠去三代遠矣內外之教舉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
能知所自守而况於女婦乎於斯之時有如四明唐
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專屋而發居青燈靜夜影隻

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卒至長諸孤於方穉續遺
胤於將絕於夫為令妻於子為賢母於世為節婦嗚
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孤子賓原之請為序而銘之序
曰節婦姜氏郡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
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餘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
節婦持盥盥盡哀理家盡瘁課耕農以為食躬紡績以
為衣男迪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於禮及春
秋既高於內外屬為尊行而慈幼字微親疎咸附悍
強頑鄙亦無惡數先是唐君嘗命幼弟珙為子節婦
愛珙甚於已出曰吾愛之勝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
不異於吾子也平居奉養未嘗有所擇晚益絕去葷
葷脩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
曰璉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
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於元至元甲午十

月十二日卒於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壽至于八
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于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泖
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游嘗得拜之於堂上而又竊
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識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
請也銘曰

女之於夫猶士於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弊俗踰
或替常度士逐頹波女犯行露泚惟姜氏有卓斯時
大節潔然匪關匪虧婦德既備母道亦行孰輔而告
惟性之成士厲於為其迹易顯女處于私幽而莫聞
我作銘緯鏡取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彥貞墓表

四明汪君彥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惡衣糲食居
數年乃克塋君鄞縣陶興之原其將塋也泣謂于其
孫子曰汝父不得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孤子長踰

以告於宗人定海令汝懋求次其事而銘之以納諸
壙葬之數年又泣謂于其孤子曰汝父獲銘于壙中
曷若表之於墓上於是孤子常久詣余乞文刻諸墓
余以不識君讓常久銜哀跣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
代也不肖孤終四歲幼孩甚騃罔有識知吾母守節
自誓力於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訓之曰汝父
生十四年而孤又十年而死吾為汝家婦僅數年汝
父死時吾年僅二十餘然何所恃而能自守耶蓋知
汝父之有子庶幾有待於汝也汝父既蚤孤每春秋
祭先人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
事母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怠睦親戚和上下恂恂惟
恐有弗及田產有餘輒以調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
而已然尤喜學易為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術鬻
以為名其操履如此是真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行

未克而短命死矣吾聞喬於其前者則必裕於後此
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之成立
從可待矣吾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
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截諸心重惟先君遺事既
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於吾母者又不得令辭以登
載絲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
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汪氏
也哉固敢以請嗟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
彥中實為贅婿於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爨相親之
意不以生死而殊固世所謂賢者也以彥中之賢
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孤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
以請遂悲而輯其辭使刻於君之墓君諱承亨真
字也其先歛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諡莊靖者於君
為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

蓋其姪女子一即常父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材與行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有暇備為以少見于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行如是使幸而至於中壽則其有見於世者當何如哉然竟止於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十月庚戌浚儀趙君之夫人譙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塋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回自東海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塋也又不得舉其柩歷歲踰月痛慕無及徬徨踊頓幾不能生已而哀子友高乃以銘墓之辭來屬且曰吾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為恨他日又嘗謂舅

恭而有文倘辱為之銘吾母之神庶幸安焉嗚呼夫人有弟不閑於訓教猖狂播徙卒阻窮商以致斯極也猶欲強飾不令之言號慟而為之書悲苦抑塞尚堪措一辭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也蓋良既乳即以先夫人之命育於夫人其後受室趙君之妹取友下隣又皆夫人是依自幼至老未始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咸目觀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發而性婉長而志懿工足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禮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奉之也生而侍側備敬養之禮歿而當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義在夫家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接姻族舅蓋故諸王孫居家庭間無可當其意者獨於夫人無虛言年九十而終焉以後事夫人泣而泣之憂勞

踰月遷纏大酷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
以謹威怒之教始終不形相夫具益醯時種作廣垣
屋凡供養教育婚嫁喪祭之費一資於經畫夫好簡
靜晚益耽慕老莊之無為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聽
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
以導之訓之誨之迄至于成夫弟之子蚤失怙樓氏
甥有家難夫人皆子蓄之雜己子中無異恩夫人諱
如玉其考曰我先君諱暄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
諱良本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俊妣曰朱氏夫人生
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
人即友高孫男二人季昇季昱曾孫男三人嗚呼良
不敏無以褒叙令泐貽厥後來擗實書緝聊以抒哀
思云爾銘曰
荷歟夫人秉懿柔女婦盡職毋道循兩族英英昭令

猷曰德之恒行之周天啓其祥地掩休佳城鬱茂
松揪母弟勒銘告諸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
戴良誌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吾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二族之好異於他門
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以吾從師問友之便遂即女氏
家焉補苴罅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
後吾乃不常家居或旅食於人門或逐微祿於鄉校
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
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
二女畢喪葬婚嫁十餘既艱且勤一不以吾之不已
助為念吾獲免墮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
之力也吾年幾半百始提舉儒學于淮南夫人同在

官者僅三載即往武林視其孥明年兵起倉卒復挈其孥冒濤江之險以東還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為孟浪之游益不以家為意夫人扶衰救弊食淡攻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戶稍靜方撫二子以業耕率子婦以蚕織期成家以待吾嗚呼孰謂遽棄吾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吾鄞江之上二子謂夫人精力尚強飲食尚善而兩鬢猶添黑吾長夫人二歲時屬病脾氣息奄奄日食不穀合而鬢髮之種者且就白矣吾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速不得就哭泣之位為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吾反存乎夫人始病時得兄子溫書於會稽云夫人近病瘵氣甚憊吾意瘵氣夫人之故病也雖憊無害繼見倪氏婚其言與溫同且加劇焉吾始竟驚心壞是夜參半即星馳而東越三日抵家見夫人神氣尚完語言

尚爽朗日者又謂及秋必愈吾益意夫人之病雖憊然終可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孽其軀乎豈吾之迂不事事貽艱艱悻悻于夫人實有以累其壽乎自今已往孰與撫吾之子率吾之子婦以成吾之家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孤矣其於斯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天倘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椽於墓上待盡其餘齒以與夫人共藏於茲土如斯而已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守病不得以相扶名為夫婦實無異於過客之相遇吾上悻悻於天倫下乖於人道致使夫人生而銜恤以思歿而齋恨以別天之為乎抑人之為乎吾懷之悲曷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孝孀水湯藥不虧於生前衣衾棺槨不儉於死後又得吉壤迫近女家之左側而且墓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禮

之意庶幾神心悅矣體魄安矣零丁孤苦之懷亦於是乎其少慰矣嗚呼吾言有盡吾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誠老淚如瀉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終

九靈山房外集卷之三十

贊

九靈先生畫像贊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
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盍盍絃如而古壘
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歛英毅而集衆長葆醇
熙而乎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
學本乎誠者也

又贊

窅乎其凝者以道為家渾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
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葩
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於夢
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况
可得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贊於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林
能年既高而德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
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局巖壑峭壁危巖峻不可喻
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為衆之陪

懿茲臞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脩辭立誠持樂之和
義門鄭濤敬贊元太常禮儀院博士

秉衡之平出處備然風月同清
周伯琦鄆陽人翰林學士

温温乎容貌之可即抑抑乎威儀之有嫩跡雖寄乎
朝著而與充詘者殊料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矯嶮者
異孰長松之陰消搖曳屣人殆疑其為避世之逸民
而不知其為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踐端
實續言而論著宏侈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仁義為飭身之本忠信為奉國之基茲為文章其聲

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
輝而下之若人也其規時為去就而以道為樞機也耶

陳基臨海人

安履其素不做以肆志廓通其變不苟以阿世履乎
蚤歲之芳華藹乎前脩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
之間吾將求林度於言論之外也

胡翰金華人

蕭蕭乎水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
藹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脩之功
惟日不足庶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
得為之執鞭系翱翔而退逐

王棉

義烏人翰林院待制

仙華之峯鬱乎蒼蒼儲英孕靈察然文光偉才賢之
迭興接踵武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珪璋言若不出
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貌若不勝衣而其志
則有百鍊不折之剛玩天機之流動集藝苑之芬芳
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
必進跡之晦者名必揚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絕出之
長則必使之鳴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鏗鏘豈肯
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吳沅 蘭溪

皞皞温温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炳彪彪如泰
山芝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羨而不知
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為師是以操七寸之
觚以開蒙節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獵精華於道機
蓋不屑於嗣人藝士之為而直欲由伊洛而溯泗沂也

神清氣温乃道之充學淳行卓為士之雄瑟彼和氏
之錚勁哉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與時甲隆紀甲子見
趣捨之正考春秋窮筆削之工世之人皆以窮達為
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契古人之高風

張士諤 蘇嘉人 蘇江蘇儒學教諭

鄭淵 浦江人 元月泉書院山長

九靈先生指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
其遺像追為之贊甲
緒接二戴之後道探兩漢之上卓爾為人中之英隱
然負海內之望威儀文采尚莫能鬪鬚髮精神心術矧
可以名狀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榜惶山
澤也猶正則之自放世今若山斗之共仰公遽駕風
霆而長往後死者之瞻遺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
也歟

蘇伯衡

温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
斯世之珍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劉中 臨安人

其容粹然其心靄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
天者乎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為儒林之先胡為
而趨世願嘯傲乎風烟然身遁而名隨聞之者亦興
起而慕焉

烏斯衙 四明人

直而温寬而栗處事雖簡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
充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
為一世之款式行當表揮所蘊以見於世豈容深處
高趣於泉石也耶

徐元 蘭溪人

才可以濟民而位弗稱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

物之畜於公耳然宏辭偉論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
垂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擅其豐也

趙友同

被山野之裳衣懷琬琰之文辭其充然者豈從人而
羸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丘壑襟韻之夷
曠視物與將何用於當世出乎埃壘神情之散朗歎
對夜不可得而同時

黃賓 豫章

冲然而中虛脩然而外頽特用于世也其才良其行
瑜或困于時也其神完其體舒若人者寔廊廟之具
匪山澤之臞蓋其於學也深得序道之妙詎世俗之
可窺雖搗文弄藻朝風詭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秦太
虛黃庭堅並駕而齊驅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
而知也哉

姚廣孝 太子少師

萃乾坤清泚之姿無山林枯瘠之氣其出也石渠天
祿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茆屋石田未必
減金馬玉堂之高致湛盧之劍匣藏則風雨時鳴琬
琤之碧玉蘊而山川增麗嗚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
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遺音蜀山居士之咸韶
帝制至於金春玉應交振而錯陳則長薌山長後先
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游乎上玄鞭霆馭風以
歷覽乎無際然則狂瀾砥柱之障誰復任之而九鼎
一絲之懸凜其可畏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
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趙良恭 蘭溪人

祭文

祭雲林先生文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發為之宗各尊所聞
丕緒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表耆老淪已
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巖嬉
游物表不耀其章警諸寶器致用先毀頽瞻四傑喪
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宣佑一老不遺自
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可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實
可不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
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圖大化如求在川成濼斯須烏
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
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
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嗚呼哀哉

蘇伯衡 翰林院編修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實

京師授友同曰先君翰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于世子於先君為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不違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遂叙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荆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劍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濤父諱暄皆隱德弗耀先生天資警

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解帶者餘年及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喪父教之踰己子早送烏傷朱震耳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于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和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古文時柳文肅公貫黃艾獻公潘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闡奧與文肅公尤親密公之死為經紀其家待心喪三年始歸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發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泛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游講習頗

躑躅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濼洛性
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
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
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月泉書
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已踐履實學相勸
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
携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
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于茲
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
為有叅離黍麥之遺音焉

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

京師即日

召見試文辭若干篇

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其或以
師禮事之既而

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

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為書謝諸親舊猶拳拳

以忠孝大節為語迨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

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

蓋前人之誓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于寓舍

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

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

月十五日葬于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

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

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

次即樂今為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

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

終日危坐無情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歲于家嗚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進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錡炳耀所以光前修啓後武維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身之彊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詭英歛華大昌厥後碎雖不獲薦却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巖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本醫院御醫門生趙友高撰

九靈山房集卷之三十終

右九靈山房集九三十卷吾曾於祖提學公之所作牀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彙藏于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俾統洎二弟緹緝師事暨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榮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鏡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生人雖是願莫之遂竟齋志以歿不肖孤統等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載冬獲會諸親舊謀勸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鏡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懿緒下詒後胤

之微謨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刊版翰林行
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
史景濂公詳為之序惜未暇刊耳正統十年
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統拜手
謹識

九靈山房集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
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
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
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
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
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
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

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潛遊後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

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允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徃徃無媿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

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
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
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
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
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
幸者足以有戒也前太子正字奉議大夫
晉府左長史四明桂彥良叙

題九靈山房集

久未易志也惟用心於久而
致其精者始能志之於終而
難舍今公學於始為之論
敬奉生於垂志莫惡惟其

而好然猶自以為志文而平
者之志如不之存經之而存
家采反指其伯仿之於載究
生味然於其文之志存而
自以精當可徵年學友指於

能不然而吾言之如君以文學
名當其所能志之如其能
此其志如新文志如能志年
而法存洪武十二年十月既
望高翰林學士家 旨嘉

九
卷
五
後
序
一
錄
大
夫
右
朱
誥
並
修

國
史
重
太
子
贊
善
大
夫

同
門
友
金
華
宗
澹
畫

